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南紀事 第十卷

○黃斌卿 黃斌卿，字明輔，福建莆田人。其先以御倭功，世千戶。

父奢，死崇明之難，又晉世襲。崇禎末，為舟山參將。福王時，升九江總兵，改廣西征蠻將軍，未赴。唐王即位，擢水陸官義兵馬招討總兵官，封肅魯伯，太子太師，賜尚方劍。治兵舟山，王御門親餞，鄭鴻逵解玉帶以贈，敕書曰：「一統未全，即朕不孝；三吳未復，即卿不忠。」斌卿乞周崔芝自副，至舟山，益募丁壯，營田。故臣遺民南來者，皆護導入閩。凡北方出兵，及吳中有建議，輒先奏消息，一時倚斌卿為重鎮。然性貪牆，而崔芝慷慨得士，由是二師不合。崔芝去，別領水師。

是年八月，斌卿敗於崇明，以周瑞救還軍，奪伯爵。會定西侯張名振，自錢塘歸石浦，斌卿與昏，為通表福州。及名振奉魯王如舟山，不納。既又誘擊定海總兵王鳴謙，並其眾。張國柱因是藉言為鳴謙復仇，攻舟山，大戰三日，斌卿不勝。

名振裨將阮進，以四舟衝國柱，乘濤舉炮，所向糜碎，國柱大敗以身免。斌卿得其樓船，軍益振。

阮進者，故海中小盜，名振拔領水營。斌卿計間進，取戰艘數十，軍資數萬，脫歸閩海，名振以故望斌卿。魯王次長垣，封進蕩胡伯，與名振並列五等。進亦薄斌卿暗大義，復與名振合，松江吳勝兆謀歸，以蠟書請援島上，斌卿猶豫未決。時斌卿已晉威魯侯，其肅魯伯印故在，名振議即用封勝兆，率舟師抵崇明為援。值海嘯，踉蹌歸。勝兆事泄，及陳子龍等皆死，遠近失望。其冬，寧波諸生華夏，使人走舟山，約內應，斌卿不時發，事又泄。島師泊桃花渡，聞寧城舉炮，遽退。夏等被殺，收及親黨，甬人皆咎斌卿。

斌卿故無攻取圖，徒以嗜利諾夏約。既返，悔其一出，愈急計保聚。配民年十五以上皆為鄉兵；男子死妻不得守制，田即入官；六十無子，收其產，別給口食；內地大戶，不敢渡海，盡籍其田為官田。合計舟山之田，二屬官，一屬民，並欲收其一如土司法，為不侵不叛之島民。而已喜戕賊氣類，內無親信。

初年，殺荊本徹，是年，賀君堯來自溫州，利其賞使盜殺之中途。名振喪師歸，每事侮之，又失歡於平西將軍王朝先。名振去屯南田，朝先屯鹿頸，兩人皆恨斌卿，以拏督在舟山，未得間。

戊子秋，魯王自沙埭還泊健跳，令阮進以百艘叩舟山，告乏食。斌卿不應，亦不使人詣健跳，於是名振、進，朝先上疏，合軍討舟山。斌卿累敗，求救於安昌王恭、梟及大學士張肯堂，上表謝罪。又謀和諸營，曰：「彼此王臣，無妄動。」九月二十四日，會於海上，各斂兵待命。斌卿部將陸偉、朱玖，背約出洋。進謂斌卿遁去，遂縱兵大掠，斃斌卿，投之海中，二女皆死。王始釋殍舟山，賞名振等有差。

○周崔芝

周崔芝，字九元，福清榕潭人。少年讀書不成，去為盜於海，嘗往來日本，以善射名，與撒斯瑪王結為父子。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，如諸侯，其國王曰京王，在東京，而大將軍主國權。撒斯瑪雄諸島，首尾大將軍。崔芝既熟日本，故在海中，無不如意。微行至家，為有司跡捕，係獄三年，賄吏得解，變姓名為盜如故。

久之，就撫，授黃華關把總，稽察商舶。乙酉秋，以水軍都督副黃斌卿，屯舟山。其冬，即遣人入撒斯瑪，訴中國喪亂，願假一旅，以齊之存衛，秦之存楚，故事望之，將軍許諾。約明年四月，發兵三萬，一切戰艦軍資器械，自取其國之餘財。

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，馳道橋樑，驛遞公館，重為修葺，以待中國使臣之至。崔芝大喜，益備珠璣玩好物，遣參謀林籥舞為使，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。

籥舞將解維，斌卿止之曰：「大司馬煌煌書來，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。」崔芝怒而入閩，斌卿秦崔芝多盜火器舟楫南來，有詔趣還舟山，歸斌卿軍實，諸鎮皆不平。會張肯堂復薦崔芝善用海，有兵千人，船五十餘號，乞隸臣麾下自效。乃如崔芝平海將軍，分統水師，以趙玉成、朱永祐監其軍。

大清兵入福州，鄭芝龍將降，崔芝泣諫曰：「崔芝海隅亡命耳，無所輕重。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，一朝墮地，為天下笑。

請得先死公前，不忍見公之有此也。」抽刀欲自刎，芝龍起而奪之。

丙戌正月，魯王次長垣，崔芝以兵來會，封平魯伯，復鎮東海口二城。以籥舞及總兵趙牧守海口。四月，海口陷，籥舞牧死之。崔芝退保火燒岙，更遣義子林梟，從安昌王恭、梟，如日本乞師。秋，從魯王攻福州，張名振、阮進等已破黃斌卿，迎魯王居舟山。崔芝亦引而北，與周瑞率樓船三百艘，分屯溫州之三盤。二將不協，王命杭人吳明中往解之。明中返，益構隙，瑞遂南依鄭彩、崔芝去北依進。崔芝，進怨瑞，乃會名振擊破彩於沙埭。舟山既陷，諸從魯王者多潰散，崔芝不知所終。

○張名振

張名振，字侯服，○○○○人。崇禎末，為石浦游擊。從魯王戰錢塘，加富平將軍，命率兵規取海寧。不進，竟歸石浦。

因黃斌卿拜表福州，加捧日將軍。後以舟師扈王，投斌卿，不納，乃更與斌卿有隙。王南入閩，次中左所，名振留舟山。丁亥正月，自舟山引兵朝王於長垣，封定西侯。大學士熊汝霖等以舟山指崇明，當金焦北門之管，非名振不可，趣還舊鎮，再出兵援松江。值海嘯，亡失樓船。翰林張煌言，御史馮京第，問道得脫，斌卿因其敗，侵侮之，名振去，移軍南田。會鄭彩殺熊汝霖、鄭遵謙，閩地盡陷，名振與阮進共迎王至南田，尋復健跳所居王。

大清兵圍健跳，進率樓船數百至，金鼓動天，大軍解去。

九月，名振、進及鹿頸屯將王朝先，會師同討斌卿，沈之海中。

斌卿據舟山凡五年，自以福州所授，不稟奉王約束。既與名振為兒女婚，更懷虞詐，故及於難。

朝先故土司，嘗受調立功塞上，後從王之仁出海，斌卿留之麾下，失職鬱鬱，自請南詢地。至奉化之鹿頸，聚兵得數千人，請命健跳，封平西伯。

斌卿喜收海盜，資其剽掠。有王大振者，善掠，獲番舶數萬金以餽斌卿，未饜，逃匿朝先營，用危言悚朝先，其謀始合。

名振等於是合疏，奉魯王居舟山。尋周崔芝前議，復乞師日本。

遣澄波將軍阮美，載普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為質，卒不定約。

鄭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，大敗，泊沙埭，具表舟山請援。

名振以彩殺汝霖，遵謙，罪大，且欲結歡成功，遂擊破彩之餘兵。庚寅，名振襲殺朝先。初破斌卿，阮進收其水師，朝先收其步卒，獨名振無所得。及伐鄭彩，朝先不會，至是，名振由南田奔至舟山，值朝先散兵居民舍，不及集，手格殺十餘人而死。

秋，大清兵攻舟山，松江張天祿出滬關，金華馬進寶出海門，陳錦出定海。名振南御進寶，使張煌言等斷北洋，當天祿。

北軍勢盛，名振度不支，乃與煌言及英義伯阮駿，扈魯王發舟山，舟泊道頭。阮進詣海門求和，北軍欲誘之，進以數舟脫歸。值大帥金礪之舟，火球投礪，風反轉擊，進創甚投水，大兵刺取之。進驍捷稱飛將，舟山所持惟進，進死，城遂陷。大學士張肯堂，禮部尚書吳鍾鑾等皆殉。名振以先出，得免，如朱成功營。成功居王金門，名振別屯崑頭。

鄭芝龍之北也，遺書戒成功曰：「眾不可散，城不可攻。

南有許龍，北有名振，汝必圖之。」及名振至，成功不為禮。

袒背見「赤心報國」四字，深入膚寸，乃呼老將軍，下拜，與兵二萬，承制諸軍，期以收復南京。

王辰九月率大宗過舟山，逼金堂，獲逃卒金許彥，斬之。

祭死事者，將吏皆哭。進屯崇明沙，破鎮江，登金山，題詩而還。癸巳，成功以讒撤名振還廈門，因煌言及寧靖王和解，益兵，刻期北伐。抵洋山，颶風失亡，勛鎮多潰歸福寧，名振一軍獨全。冬，再駐平沙，崇明步騎萬餘，乘凍涉平洋，名振欲避其鋒。煌言曰：「此用步地，急擊勿失。」旦，王善長、姚志卓以數百人衝其左，煌言統裨將以數百人衝其右，烏銃火器犯其中，塘如矢，左右皆深溝，騎不可退，北師大敗，免者止一騎。江東響震，成功終忌浙人，以事執善長，殺之。

甲午春，名振再入鎮江，觀兵儀真，留壁六日。五月，逼吳淞關，獲級四百，戰艘三百七十，告捷於金門。乙未秋，成功取舟山。十二月廿八日，名振卒於軍，或云：「成功■」

先是，舟山之陷，名振母兄妻奉其父主俱赴火死。比復舟山，名振縞素入城，求母屍行慟。既遇毒，遺語煌言曰：「吾於君母恩俱未報，若母屍不獲，毋收吾骸。」起坐擊牀而卒，軍中憐之。自是浙中建義者皆盡，惟煌言以文士科得免。東海由是不直鄭氏。

論曰：「浙海之事，以舟山為終始。崔芝之乞師日本，名振之三抵金焦，皆所以存舟山也。古之思保江南者，必北守淮，西守襄；都成都者，必趨祁山，爭長安；況區區懸島如舟山哉！崔芝泣阻芝龍，最有奇氣，惜不得尺寸之柄，肝膽無所用。

名振撲斌脚，殲鄭彩，掩朝先，或以為趨利轉圜，挾詐背本。

然事魯王始終一節，出入環衛，夷臉無貳。比於酈寄之賣友，義存君親，非阿論也。